

李皖
/
著

锦瑟
无端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锦瑟 无端

李
皖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锦瑟无端 / 李皖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8

(话乐书系)

ISBN 978-7-5360-7610-5

I. ①锦… II. ①李… III. ①音乐评论—世界—文集
IV. ①J60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4929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王永媛 徐 治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封面设计:  设计 | SUIE DESIGN ■ 174499191

书 名 锦瑟无端

JIN SE WU D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1.25

字 数 240,000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若只有对资讯的占有优势，乐评人就不是真正的乐评人，实质上是别的角色。乐评人的价值在于提供洞察、标准、具有超越性的审美体验。无论什么时代，乐评人都是稀缺的，都有其被人类永恒珍视的价值。

——李 皖

自序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李商隐的这句诗，是这本书书名的来历。

已近不惑，四字头转眼将完。我从26岁开始写乐评，从流行音乐爆炸般地流行，万众瞩目，好似席卷全球的瘟疫，到眼下，流行音乐之平常、之轻、之不闻，到了人们视而不见的程度。除了极少数歌坛大明星，绝大多数流行音乐人你从未听说过，也懒得去知道。

而我的兴趣，尤在“不流行”的部分。对那些像诗歌、电影、哲学思考那样洞察世界、放出呼喊的音乐人和作品，我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流行现象、时代场景，也一直在视野中，却总不如那些“不

流行”更让我亲近、动心。心中负有一种激情，想把这世上最美好的，指给一时还不知道的人。

前天，跟一位朋友聊起，我的乐评，每一篇，一直包含三个方面的关切：

第一，这作者、作品是什么，其真相是什么；

第二，将美推荐给世人；

第三，通过对这作者、作品的批评，打量世界，思索我们来到这里的命运，这从古至今的谜题。

当年就是如此，现在仍是如此，不同的只是群情——流行音乐从一种热门，变成了不热门。

轰动只是一时，日常才是恒久。所有事物，都是如此。而问题，一直在那里，从来不会有什么改变。

作者

2015年6月14日星期日

目录

contents

逝人

为什么纪念邓丽君 3

音乐后面的隐身人 15

至高无上的爱 21

人到中年

众神之母急急令 29

青春叛逆到暮年 32

摇滚罗大佑 37

五十岁，拍马过山丘 45

凡人的领悟

——写在李宗盛演唱会之后 56

箫瑟和，人语响，潜何吊 66

时代的对手

流星时代的恒星尝试	75
老百姓的黑月亮	85
那块红布	92
遥远的别处还是三十里铺	99
家园已失	108
没照好	111
音乐电影秀中的真心天后	114

新疆汉人的歌谣

那些未讲出的	121
我还是你的羊	126
当舌头变成了旅行者	131
比遥远更远	136

寻古问今

排湾调与林班歌	145
歌衫魅影	150
——电影音乐杂谈	157
跌落在萨满的日落黄昏	163
弹琴复长啸	168
永不止息的虚空	168

诗言志 歌咏言

喜剧的意思就是悲剧，但都说是喜剧了，它就不只是悲

剧 177

抑郁者在酒馆醒来 185

复活的高手 189

让红眼睛的上帝和老板们去慢慢打扫 193

乡土味

像草一样生长 199

末法时代舞曲 204

牵条猪到省城 210

好声音

小野丽莎，别叫她女王 219

在无常对面 224

可深可浅夜之色 228

那一场亘古的风华 233

荷兰低地红雪莲 239

难听背后 246

好青年

咕呼呼，嘎呵呵 255

忧伤来自不确定的欲望 261

你终于把自己变成了你曾最讨厌的人 265

陌生城市的早晨，发生了什么	269
廖也青的《象》	275
玩具在失乐园	279
北京好青年郝云	288
青春的救赎	294
我还是相信远方的力量	300

娱乐年代

文字堆成山的小工匠	都上党
——方文山词评	307
我终于失去了你	317
再谈左小祖咒的跑调	321
再谈“只有一个标准”	327
娱乐年代	330
答记者问	339

后记	347
----------	-----

逝人

为什么纪念邓丽君

1949年，动荡百年战尘初定。在中国历史被遽然改写的同时，120万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官兵的命运也被改写了。河北籍中尉邓枢带着山东籍妻子赵素桂和两个孩子，跟随着部队在台湾各处辗转，变成人地两疏、生活清苦的外省“眷村家庭”。1953年1月29日清晨，已经生有三个男丁的邓家在云林县一间农舍里迎来了第四个小生命，一个女孩，父亲给她取名“丽筠”，寓意“美丽的竹子”。许多人把这个“筠”字念成“均”，因此而有了日后红遍大江南北的名字——邓丽君。

糖衣炮弹

1967年，14岁的邓丽君加盟宇宙唱片公司，灌录第一张唱片《凤阳花鼓》；1969年，她为台湾首部电视连续剧《晶晶》主唱同名主题曲，引起轰动，邓丽君的闪亮星途从此开始。

邓丽君这个名字传大陆，已经是1970年代的尾声。最早听到邓丽君歌曲的大陆人，大都不是什么正经人。大陆人“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捂着棉被听邓丽君”，如此情景显然被夸张了。当时两岸军事敌对，大陆人要听邓丽君，只能从收音机的短波里听闻，痴迷邓丽君者显然属于极少数。在那个阶级专政极为严酷的时代，有多少人愿意甘冒坐牢的危险赴“敌台”幽会邓丽君，只为了几首好听的歌曲？

这是2008年一篇文章对当年情景的描述：

邓丽君柔美清丽的歌声夜夜通过短波，像夜来香一样，静静地绽放在无数人焦渴的心中。她就像一个人们夜夜幽会的心灵情人。当年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

以一个过来人的亲身经历，我敢肯定，如此说法只能是敌对时期台湾方面的夸张，其实景从未在历史上出现过。比“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更邪乎的，据说还有一个口头禅，叫作“不爱老邓，只爱小邓”。显然，这都并非什么大陆流行的口头禅，而是海峡对岸捏造出来的政治宣传用语。但随着日后政治形势的松弛和时尚风气的变化，人们把这些事当真了。

在海峡两岸冰冷对峙的年代，大陆人能听到邓丽君，电台是唯一的途径。真实的历史样貌是这样的：1979年，一直对大陆进行“心战”的台湾广播系统，开始推崇所谓“软性宣传”，台湾“国防部”委托负责对大陆心战广播的光华电台（后并入“中央广播电台”），特别制作《邓丽君时间》栏目，从周一到周六每晚8点播出，每期25分钟，内容是邓丽君的相关新闻以及她演唱的歌曲，稿件由情报局负责撰写、提供。

当时的节目每天这样开头：“中共空军官兵弟兄们，你们好，我是播音员陈晓萍……”与之相对，大陆也有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对台广播。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双方强大的宣传攻势下，飞行员驾机投奔对方的事件时有发生。《邓丽君时间》的广播中时常会强调，如果驾机、驾舰，或者携带什么文件投诚，会有多少多少奖励。条件甚至细致到驾驶米格什么机型，就会相应获得多少黄金。

因为《邓丽君时间》的攻心效果，邓丽君常常受到“国防部”表彰，有“爱国歌手”“军中情人”“台湾之宝”等各种荣誉称号。

一个有证可考的大陆叛逃者是空军飞行员吴荣根。1982年10月间，吴荣根驾机先飞韩国，再转台湾。在保存至今的影像资料中还可以看到，他到达台湾后即与邓丽君见面，接受了邓丽君赠送的两张唱片。在二人一同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上，吴荣根“痛陈”大陆的“不自由”，说：“在我们单位，大家都非常喜欢邓小姐的歌曲，但不允许听，磁带都要拿去消磁。”

《邓丽君时间》通过“央广”的短波频率向大陆播放，直至1995年邓丽君去世后才停播。作为一个宣传工具，邓丽君经常参加各种劳军演出，其中，特别具有标志意义的是到金门去慰问那里的“前线弟兄们”。直到1991年，已渐渐淡出歌坛的邓丽君，仍然前往前线慰问官兵。

邓丽君在金门前线马山观测所慰问时，曾向大陆喊话，喊话全文是：

亲爱的大陆同胞们，你们好，我是邓丽君。我现在来

到金门广播站向大陆沿海的同胞们广播，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我很高兴能够站在自由祖国的第一前线——金门，我感觉到非常快乐、非常幸福。我希望大陆的同胞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唯有在自由、民主、富庶的生活环境下，才能拥有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也唯有全体青年都能够自由发挥聪明才智，国家的未来才能充满光明和希望。我希望很快地能够再回到金门，跟金门的弟兄们见面；当然，还有跟沿海的大陆同胞们通话。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民主万岁！谢谢！

后来，邓丽君还说过这样的话，“我回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之前，将永不踏入大陆……”她还说，她期望的演出地点是天安门广场，不收门票，免费观看。

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不说《梅花》《中华民国颂》是赤裸裸的歌颂台湾“美好政治”之作，就连《小城故事》这样的歌曲，也被赋予了别样的含义。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有一种舆论认为，所谓“小城”就是台湾，那是个充满眼泪和苦难的地方，可歌里说“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真是颠倒黑白！台湾充满假恶丑，可歌里唱“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已包括”。歌曲最后还唱：“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摆明了是引诱大家叛党投敌！所以，这也是赤裸裸的反动歌曲。

靡靡之音

1979年是大陆的转折之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局面逐步打开，世俗生活的面貌也随之一变。进入80年代，邓丽君的歌声不再仅随着电波传来，经由沿海城市、海关出入境，以磁带和录音机为主要媒介，邓丽君歌曲迅速地蔓延开来。这是邓丽君真正在大陆流行的开始。

此时，邓丽君依然是思想斗争的对象。所不同的是，她的歌曲不再被冠以“反动”“敌特”的帽子，而是被称为“靡靡之音”“黄色歌曲”，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抵制精神污染”的运动中，成为文艺领域的一个黑靶子。官方禁止，民间流传——这一状况从1980年12月开始，到1986年渐至尾声。

“文革”结束后，文学界以“伤痕文学”，思想界以“人道主义”，反省极左思潮对人性的戕害。具有感情复苏先声意义的刘心武小说《爱情的位置》（1979年），最早点燃了关于爱情位置的大讨论，并很快以广播小说或广播剧的形式传遍全国。感情世界一旦醒来，便再也不可能沉睡。此时政治的大棒移去，大一统的政治愿景中出现了个人的生活愿景，在阶级斗争和集体主义思想下不正常的个人感情，渐渐变得正常了。在邓丽君歌曲流行的表象下，涌动着意识形态坚冰化破的春潮。

在思想解放的系列故事中，邓丽君的流行绝非原因，而是结果。它并不是促成大陆思想解放的支配力量。但在思想界的勇士奋力凿破第一层坚冰之后，邓丽君的意义随之而来。勇士